

玛吉·卡西迪

C M
a a
s g
s g
i i
d e
y



杰克·凯鲁亚克 著

金绍禹 译

Jack

上海译文出版社

Kerouac

C M
a a
s g
s g
i i
d e
y

玛吉·卡西迪

杰克·凯鲁亚克 著

金绍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吉·卡西迪 / (美) 凯鲁亚克(Kerouac, J.) 著;

金绍禹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5

(凯鲁亚克文集)

书名原文: Maggie Cassidy

ISBN 978 - 7 - 5327 - 6494 - 5

I. ①玛… II. ①凯… ②金… III. 长篇小说—美国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7194 号

Jack Kerouac

Maggie Cassidy

Copyright © Jack Kerouac, 1959. First published by Avon in 1959

Copyright licensed by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字: 09 - 2007 - 512 号

玛吉·卡西迪
Maggie Cassidy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著
金绍禹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1,00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6494 - 5/I · 3880

定价: 3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那是个除夕，北方下着大雪。大伙手挽着手簇拥着一个人，沿着铺了雪褥的路跌跌撞撞地走着，只有那个中心人物一个人在用沙哑悲伤不连贯的嗓音，唱着他星期五下午在盖茨剧院听到的那个牛仔唱的歌，“方块杰克，方块杰克，我要毁在你的手里，”^①但是他又不知道毁在你手里那一句歌词，只会唱方块杰克，唱到这里就断了，接着就用西部方言那样嗯嗯呀呀混过去。唱歌的是 G·J·里戈泼洛斯。他被他们架着，鞋子在雪地里拖着，就像一个醉鬼那样耷拉着脑袋，两臂无力地垂着，屁股撅起，像个白痴一样，把满不在乎的样子表现得淋漓尽致，弄得其他人为了要在雪地里架住他，一个个都用尽力气，脚下不停地打滑。一片片鹅毛似的雪花飘落在头上，可是他耷拉着脑袋，喉咙里还在传出那悲伤的音符，方块杰克，方块杰克。那是一九三九年的新年，是在大战之前，是在人们还不知道世界对美国的态度的时候。

除了希腊裔小伙子 G.J. 之外这一帮男孩子都是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其他几个人，斯科蒂·博尔迪欧、阿尔贝·劳颂、维尼·贝尔格拉克以及杰克·杜洛兹，从来没有哪个人去想过，G.J. 整个童年时代怎么会跟他们一块儿度过，而不去找别的希腊男孩子交朋友，做青春期无话不说的知己，因为找那些人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只要跨过河去就可见到上千个希腊男孩，要不就攀上波塔基维尔山，到范围相当大的希腊人聚居区就可以找到许多朋友。也许劳颂想到过这事，知道 G.J. 跟希腊人从来都合不来，虱子^②可是这帮人中最有

同情心、最能体谅人的一个；但是由于他想法很多，心里老在那里琢磨，因此他从来没有说起过心里正在想的事——至今还没有。但是所有这四个法裔男孩对这个希腊裔男孩的感情是极深的、是真实的、是毫无掩饰的、是不掺假的，并且是认认真真的。他们都拼命地抓牢他，急不可待地想知道，这个公认的笑话大王“国王的弄臣”又会说出什么笑话来。郁闷的冬天里，他们在长着巨大而美丽的黑枝桠的树下走着，那是从人行道上向四处曲折伸展、纵横交错的黑乎乎的树枝；这些树枝高耸在里弗赛德街的上方，就像结实的屋顶，绵延几个街区，两旁是影影绰绰的旧宅，都有巨大的游廊，深处装饰了无数圣诞节灯火；那都是水景房受青睐而且造价昂贵的时代留下的遗迹。可是现在里弗赛德街已经是杂乱不堪，从沙地边缘一家灯光昏暗的希腊人小杂货铺开始，向河边延伸的小平房街道一路朝下；从这里到一个业余棒球场一带几乎成了杂草丛生的地方，出界的棒球砸碎了玻璃窗，十月里一到晚上那些恶棍无赖和街头顽童就在这里点起火来，G. J. 和他这一帮人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仍旧是这样的一群人。

“给我一个雪球，哥们，” G. J. 说道，突然从醉鬼模样中惊醒，步履踉跄；劳颂一听这话立即把雪球递给他，期待地傻笑。

“你要做什么，耗子？”

“我要把那家伙打得晕头转向！”他大声吼叫，“要他骨碌碌地打转！打饱嗝的人会跷起那两条粗壮的腿，在南方的海岸上拉屎，

① 取自得克萨斯州民歌。

② 原文为 Lousy，阿尔贝·劳颂的姓（Lauzon）与英文 lousy（多虱子，糟糕的）音近。

在迈阿密棕榈滩——”然后他伸展开手臂狠地将雪球朝一辆正路过的车子砸去，雪球正好砸中车子的正面，发出轻轻炸开的声音，在汽车玻璃上和在他们眼里留下了一颗闪亮的星，于是他们乐得前仰后合，双手拍打着膝盖，那雪球啪的一声不轻不重正好吸引了开车人的注意，他开着一辆声音很响的艾塞克斯破车，车后装了木头，还有一棵圣诞树、几根圆木，前面也装了几根，一个小孩抓着木头，那是他的儿子，背后还有人，都是德雷克特^①来的农民；他转过脸来朝他们瞪了一眼，气呼呼地继续开车，朝磨坊水池和老柏油路方向的松树林开去。

“哈哈，你们瞧见他脸上的表情了吗？”维尼·贝尔格拉克急不可待地嚷道，一面在路上蹦跳起来，兴奋地狂笑不止，抓住G.J. 又是拉又是推。他们几乎都跌倒在路边的雪堆上。

贴着路边默默地走着的是斯科蒂·博尔迪欧，他若有所思地垂着头，仿佛是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注视着烟头；他宽肩膀，矮个子，老鹰脸，头发油光光的，肤色有点深，两眼呈褐色。其他的人都在一齐起哄，而他转过脸来发出若有所思且很有礼貌的笑声。与此同时，他的眼神里对他们拿他的严肃表情当作笑料、做出滑稽举动，有一丝疑惑，对他们的举动他态度严肃并且感到惊讶，这一切体现出他沉稳的老大风度，所以虱子见他不和大家欢闹，只是一个人沉思，就把脑袋凑到他肩膀上，像一个大姐一样笑了一声，推推他道：“喂，斯科蒂，你没看见耗子正好把雪球砸中那家伙的车窗玻璃，就像那一回在王冠电影院他拿冰淇淋砸在银幕上一样，对吗？”

^① Dracut，位于洛厄尔北面之小城。

真是！多爽！对吗？”

斯科蒂只是挥了挥手并点点头，一面咬咬嘴唇，沉思着深深吸了一口切斯特菲尔香烟^①，可能思索的是他十七岁的崭新人生旅程到了第三十或四十个年头，他一定会埋头工作，慢慢地、深深地、渐渐变得力不从心地埋头工作，看着他的眉毛和不戴帽子而梳得非常伏贴的脑袋在雪中变白了，会觉得既悲哀又美妙。

维尼·贝尔格拉克瘦得像根芦柴，一直在那里大声喊叫，他很高兴；他爸爸的名字一定叫“欢乐”；他跟这一伙人非常地活跃，一面还大声叫喊，外套也跟着不停地摆动，而外套里面他瘦细、弱小的躯干则在外表看不见的臀部和细长、白皙、痛苦的双腿上扭动。他的脸瘦削得像刀片，棱角分明且英俊，像是用指甲锉刀修整过的；蓝眼睛，洁白的牙齿，晶莹、狂热的眼神；他的头发湿漉漉的，朝前卷起，然后又朝后梳得光光的，在白色丝巾的衬托下显得光滑、黝黑；两道眉毛引人注目，颇像电影演员泰龙·鲍尔^②的眉毛，因模样极英俊潇洒而沾沾自喜。然而，一听到“上！”这个字眼他就是一个轻率的疯子。他的大笑声和尖厉叫声传遍了积雪覆盖的寂静道路，路边冻得缩手缩脚的节日加班的工人，都俯身整理着瓶子和包装箱，在夜晚空气里他们的鼻子不停地吸出声音来。雪花飘落在他脑袋上，在他的尖叫声中不停地飘落。G.J. 此时从掩埋他身体的雪堆里爬出来，而当时他就像“一只倒霉的老鼠”跌进雪堆里，因积雪松软，他打着寒噤陷进了冰冷中；他浑身上下都沾

① Chesterfield cigarette, 二十世纪初美国香烟品牌。据上文，此处是想象斯科蒂吸烟。

② Tyrone Power (1914—1958)，美国电影演员。

了洁白的雪，一把抓住维尼将他扛在肩上，旋转着将他飞甩出去，就像他们在莱克斯大舞厅和美国法裔男子俱乐部以及他们自家后院举办的摔跤比赛上看到的一样——一个个像发了疯似的，尖声大叫，身上穿着引以为傲、飘忽的青春少年的大衣，在兴奋到了极点的时候手舞足蹈起来。

他们这时甚至还没有开始喝酒。

G.J. 和维尼一齐跌倒在雪堆上，深深地陷在积雪里，大家跳呀、叫呀；白雪在漫天飞舞，积雪从在午夜的空气里颤抖的枝条上落下；这是个除夕夜。

二

阿尔贝·劳颂把他忧伤的目光转移到杰克·杜洛兹身上，他只见杰克正站在旁边心事重重的样子，真出人意料。

“嗨扎——格，你瞧见他了吗？耗子抱住他，赏给他一个惯用的飞甩——这种擒拿法你叫它什么来着，扎格？你说呢？”那是一声声从他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傻笑声。“维尼这疯子把他甩在地上，那只鬼鬼祟祟的老鼠把他深深地甩在厚厚的雪地里，你瞧见了么？嗨扎格？”他一面说话一面抓住杰克的胳膊使劲摇晃，要他瞧一瞧刚刚发生的事儿。可是遥远的过去悬在记忆中的一件事，或者关于这件事的思索，占据了这个男孩子的心思，因此，他只得转过身来朝着虱子仔细瞧上一眼，才弄明白就在他想着自己的心事的时候，人家要他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瞧见了劳颂的两只忧伤的眼睛，眼睛靠得很近，中间隔着一个异样的大鼻子，一顶褐色大毡帽将大鼻子

遮掩，他是这一帮人当中唯一戴帽子的人；也看不出什么意思，只见他期待地咧嘴大笑，那两只眼睛流露出青春的光芒，还有那个大下巴，拉长的大嘴巴，等待他的反应。劳颂见扎格迟迟没有从他自己想着的心事中回过神来，内心感觉到的痛苦，那一闪而过的感觉，只在他的嘴角微微显露；杜洛兹在端详对方的时候看到了一丝遗憾，然而接着这遗憾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而在杜洛兹的心里，他只不过是在想他四岁的时候，一个红霞满天的五月的傍晚，在消防站的门前他朝一辆汽车扔了一块石头，车子停下了，那人跳下车子，一脸的怒气，车子的玻璃被砸碎了，因此，见了劳颂脸上流露的遗憾，他心中纳闷是不是要把四岁时扔的石块告诉他，然而劳颂抢先开了口。“扎格真可惜，你没有看见大个子老鼠被瘦子维尼·贝尔格拉克摔在地上，真逗！”劳颂这时候责怪起他来。“没错，当时你的脑子准是在十万八千里以外，你没有看见，真叫人难忘：你想想这个独一无二的人 G.J.——瞧他现在又在干什么！扎格你疯了！喂！”一面在他身上拍打，又推又拉，摇晃他的身子。一秒钟之内一切都已经忘却。烦恼之鸟飞进来，在珍珠似的心灵落脚，然后又飞走了。斯科蒂在这一帮人边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依然独自走着，依然在沉思。

G.J. 外号耗子，大名里戈泼洛斯，也可能叫里戈泼拉科斯，那是他勤劳的父母简化的，这时他从雪地里爬起来，玩笑不说了，或者说是认真地，有可能是严肃地把新大衣上沾的雪拍去，那时候心里想的是他的母亲，她在圣诞节前一个礼拜很自豪地把这件大衣送给他。“小子们，别闹了，这件羊绒大衣是我老妈给的，大衣的价格太贵了，所以我得把我自己的纪念性^①的标志别上——”然而

^① 原文为 *immemoriam*，倘若是拉丁文应写作 *in memoriam*，意即“悼念”。

突然间他旺盛的精力又迸发了，他对于大家的关注是无穷无尽的，就像一个醉汉突然冲出去，要从头再来，要把整个世界耗尽，要亲吻这个世界的基础——“扎格嗨扎格嗨！你告诉我的表示纪念^①的字，那个字怎么说的，那天夜里在广场上，不是市政厅门前的广场，你说你是在百科全书上看到的，扎格，那个跟纪念碑有关的字——”

“——immemor——”

“Immemorialamums——嗨！”耗子尖叫一声，甩开一帮子人伸过来的一双双手，朝扎格扑过来，非常焦急地要抓住他。“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纪念碑老远^②——沃德华斯·朗费罗——老远——六百万阵亡将士纪念碑——扎格，那个字怎么说？给我们说说那个……字……叫什么……来着！”他焦躁地吼叫，一个劲地拉住他，要大家看看，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急得发狂，是那样激动、那样“按捺不住”，他的按捺不住、焦急不安的心情随时都会炸裂，飞上天去。从他装的样子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起码可以说——“这个人必须即刻砍头，赶快呼叫，呼叫月亮，我们的笨脑瓜抓住他了，就要走了，这个人不肯告诉我们，鲍里斯·卡洛夫^③等以及所有跟弗兰肯斯坦^④有关的人，还有……”他诡秘地低声

① 此处作者用的是杜撰的 immemorious 一词。

② 原文用的是 immemorial 一词，意即“远古”，可能他们记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名字（但又记错了，原文是 Wadworth）时联想起了 immemorial 一词，所以才有下文的“老远”（原文为 long far，与诗人名字相近），结果造成这么多词语的混淆。

③ William Henry Pratt（1887—1969），艺名 Boris Karloff，英国著名演员，电影《弗兰肯斯坦》主演。

④ 根据英国女作家玛丽·W·雪莱（Mary W Shelley，1797—1851）同名小说《弗兰肯斯坦》（1818）改编的美国影片（1931）中的主角，一个创造了人形怪物而自己也遭毁灭的医学研究者。

说道——“那间……屋子……那是……默克西·史密斯的……”^①

一听这个话大家都感到一惊，突然间又大笑起来；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经把家住波塔基维尔区的一个醉鬼老头扶回他的屋子，那是在里弗赛德街的远端，是一座有一百七十五年历史的殖民地时代的房子，没有油漆，不管是壁炉炉床还是门槛石都已经坍塌，那是一片凹陷的场地，面目凄凉，就在通向德雷克特和望湖城的大路的岔路口；当时是在阴森森的夜晚；他们几个跌跌撞撞地将这个小老头扶进他家的厨房，他一屁股坐下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胡话；他说他老听见另外几个房间里有鬼在说话；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老头被摇椅绊了一下，跌倒了，脑袋撞在椅子上，躺倒在地上，嘴上直哼哼。他们又把他从地上拖起来，让他坐到沙发上；他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他们听见了屋檐上的风声，听见没有人住的阁楼上的风声……他们一个个都急匆匆地回家。他们的脚步离家越近，即使是在当时还兴奋地说个不停的 G.J. 越是相信，默克西·史密斯已经死了，自杀死了。“他倒在那张沙发上，脸色惨白，是一个死鬼，”他低声道，“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他就不是活人，是默克西·史密斯的鬼了”；于是第二天，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们都恐惧不安地拿起报纸来翻阅，看看默克西·史密斯是否被发现死在他那座闹鬼的屋子里。“我知道我们在纺织厂人行道上碰见他的时候，月亮露出来了——不是好兆头，这个老头已经是一个半死的人了，我们真不应该把他送回家的，”半夜了 G.J. 还在不住地这样说。但是早晨并没有消息说一帮男孩子悄悄地从一间屋子出

^① 耗子只是胡言乱语而已。

来，丢下一个被重物砸得青肿的人；于是他们到教堂做礼拜，法裔加拿大人到波塔基维尔山上的圣女贞德教堂做礼拜，G.J. 则与他的蒙着黑面纱的母亲和姐妹一道过河，到运河边的希腊东正教教堂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他们就相互转告，一个个都放下心来。“默克西·史密斯，”G.J. 在除夕夜的大雪中悄声说道，“和他的悼念爵士乐队从那片雪地里走过来了……可是多么吓人的一个字眼^①！嘿虱子，你听到过这个字吗？司各特？IMMEMORIAM. 永远镌刻在石碑上。这个字是这个意思。只有扎格才会发现这个字。他闭门读书读了许多年……IMMEMORIAM。扎格，好记性，再写几个这样的字。你会出名的。他们会叫你当华尔街主管汽车分部狗屁会议的名誉主席。我也会出席的，扎格，带上一个金发女郎，一个长颈瓶，一间公寓，等着你大驾光临……哦先生们，我真的累了，那真是一场摔跤比赛——今夜我怎么能跳舞呢？现在我怎么能去跳吉特巴舞呢？”其他的一切一时间又一次全部耗尽，于是他用刚学的唱法唱起了“方块杰克”，调子忧伤，非常忧伤，他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就像工人们在唱歌，声音在夜晚的大雪中飘忽，断断续续，似不祥之兆，“方块杰克”，同时他们手挽着手，急匆匆地赶路，要到莱克斯大舞厅去参加除夕夜的舞会，那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第一次舞会，前途如何尚未可知。

^① 在美国俚语里 *immemoriam* 也指梦中见到的人，但梦醒之后才知道这人原来已经死了。

三

与此同时，在马路对面一直与他们一样朝同一个方向走着的是萨萨·沃里塞尔，要不是长了一个大而突出，俨然像脑积水患者的下巴，而且又矮了六英寸，他完全可以做维尼·贝尔格拉克的法裔加拿大人笑呵呵、面如刀削似的兄弟；他也是跟这一帮人一块儿的，不过他颇像习惯于一伙人长途跋涉似的，这一会儿独自一人跑到了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去思考，去按照自己的方式伸伸腿，不时地还对他们说上几句话，但是又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其实他是在说“一帮子蠢货”（用法语说就是，gange de baza）或者“呜，瞧那些漂亮姑娘，从那边屋子里出来了，嗨，”这样的话。

萨萨·沃里塞尔是这一帮人里面年龄最大的，是因了维尼的邀请在最近才加入进来的，深受欢迎，其他人本来也是将信将疑，或者说也不只是将信将疑，因为他是这么一个大傻瓜，什么笑话都会说，主要的笑话是，“维尼说什么他都会干，随便什么”；他加入这帮人带来了新内容，那就是女孩子的事以及关于性这方面的事，他什么都知道，而且都是来自直接的经验。他的面貌也是一样地瘦削而且老是乐呵呵的，也像维尼那样英俊，但是个子很矮，罗圈腿，样子很滑稽，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大下巴，鼻子有炎症，老是在那里哼哼；还老是当着旁人的面手淫，他约摸十八岁；然而他身上有奇怪的天真，傻乎乎的有点可爱，而且他那个样子可能智力确实有点迟钝。他也有一块白丝巾，一件黑色轻便大衣，脚上穿的是胶鞋，头上不戴帽子，有意在两英寸厚的雪地里走着，去参加他提议

的舞会；那是在望湖大街上一处地方，森特维尔区的一间屋子，那里一个成年人的晚会才刚开始，这些孩子是从 G. J. 家和扎格家的最后集合地点出发去找萨萨的。这样一来迈开双腿走路、脸上红通通的非常兴奋更像是过节了；当时谁家都没有车，到了那年的夏天才有汽车。“On va y'allez 咱们两条腿走吧！”萨萨大声道。此时萨萨·沃里塞尔捏了一个雪球，朝他的拥护者维尼扔去。“哎，维尼，到马桶上去坐下来，闭上嘴巴，要不然我要把你的两条腿都扯下来……”他在马路对面带着傻笑轻声说，别的人听了都感到有趣。G. J. 跌跌撞撞站起来听到这个话，伸出手来，“嘘”了一声，一面低声说，“听他在想些什么？……萨萨这家伙！”一面穿过马路抓住萨萨的肩膀，把他甩到一堆积雪上，而萨萨面对这样的粗暴行为不知所措，焦急地大叫“哎！哎！”他的缝制精巧的大衣和丝巾全都浸泡在积雪里；别人都跑过来将他胡乱地推过来推过去，最后他们将萨萨抬起来扛在肩上，一边走，一边沿着里弗赛德街大叫。

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木篱笆后面陡峭的草坡，靠近一个酷似石砌城堡的地方，还有塔楼，高高地俯视着里弗赛德街。草坡上面有一堵石墙，依峭壁修建，在黑夜中呈白色，干枯的残存葡萄藤在雪中垂挂着，还有晶莹的冰凌；就在这峭壁之上有三座房子。中间一座是 G. J. 家的。这些都是那种普通的古老加拿大法式两层木结构住宅，有活动晾衣架，长木板，像旧金山的住宅在北方的浓雾中忍受着，厨房里是昏黄的灯，屋子里非常幽暗，隐约中可以看到壁橱门上挂着一个宗教日历或者一件外套，还有既整脚又家常又有用的东西，而对于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要求的小子们来说，这就是人生的居所。G. J. 家的屋子就坐落在这里，高高在上，俯视

着里弗赛德街两边的巨大树顶，遥望河对岸一英里以外的城市；他家的厨房挡不住暴风雪，在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远景模糊，风雪吹得树木敲打着窗子噼啪作响，人们穿着旧鞋套，站在阴冷泥泞的门口，用一团报纸堵住一股股冷风，然而严寒无孔不入，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呼呼地钻进屋子……有暴风雪的日子里孩子们不用上学，又不是除夕那样的重大日子，G. J. 两条长腿踩着母亲铺的地毯，嘴上咒骂他降生的那一天，而他的妈妈，一个希腊老寡妇，十五年前死了丈夫，至今依然悲痛不已，坐在靠着颤动的窗前的摇椅上，膝头放着一本旧希腊语圣经，心里想的只有那无限的悲痛和伤心……在G. J. 和这些小子们急匆匆地赶路到舞厅去的时候，他抬头看见了这座屋子，一见这座房子里就有一阵酸痛……“我妈妈还没有睡吗？”他心中纳闷——有时候她就是发出一声声听了叫人觉得怪可怜的长长的哀号，悲叹她一生的苦难，一声声唱着哀歌，而孩子们听见了每一句话，在羞愧和痛苦中耷拉着脑袋……“雷诺还在家吗？……她会带她去找那个讨厌的女人吗？……啊，上帝，我有时候想，我生下来就是要为我那个可怜的老母亲担忧，一直担忧到我的两条腿入土那一天为止，没有人来救我，把我拉出来——里戈泼洛斯家的最后一名，*clas spiti* 的里戈泼洛斯……*ka, re,*”他在心里用希腊语在诅咒，感到非常地痛苦，手在大衣里拧着自己的大腿，火辣辣地作痛，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抽出双手朝着别人伸开手指头，伸出舌头咬牙说，“*thou, thou, thou,*……你们都不懂！”他感到自己在对着大雪嚎叫，对着他家屋子后面二十英尺高的石墙嚎叫，而屋子都是黑暗、悲惨的窗子，只有厨房里亮着一盏默默无语的昏黄的灯，这盏灯让你看到的也只有死，而且自从他

的母亲点上一盏油灯开始守夜到现在，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夜深了她还坐在厨房靠炉子的小沙发上，膝头盖着一条薄薄的床单，而她这时是尽可以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睡在床上的。……“那房间太暗了，”G.J. 伤心地说道，而他妈妈常管他叫古斯，或者叫他洋尼，有时候她爱叫他当中的那个名字，就叫他洋尼，所以邻居们常听见她在血色的黄昏叫他来吃准备了猪排的晚餐，“洋尼……洋尼……”那是别的伤心人的“方块杰克”。这时古斯转身对着他最好最真心的朋友，他管他叫扎格。

“杰克，”他挽住他的胳膊，这一帮人都停下了脚步，“我妈妈厨房里的那盏灯你瞧见了么？”

“——我知道，古斯——”

“——那就是说一个老妇人今天晚上又坐在那里等，可是这个臭小子，这个兔崽子，还要跑出去，扎格，就是要到外面去找一点乐子，”——他的眼睛在流泪——“可是就不肯祈求上帝的仁慈，还有慷慨，叫什么来着，扎格，只要说，‘古斯，古斯，可怜的古斯，只要向天使祈祷，向我祈祷，我就能确保，古斯，你的可怜的妈妈就——’”

“——啊，拿气来给我送气来！”萨萨·沃里塞尔大声道，他突然变得这么聪明起来，连劳颂都放肆地咯咯直笑，别的人都听见了，但是没有在意，因为都在听古斯一本正经地诉说他内心的苦恼。

“——我的内心只能够平静一忽儿工夫，明白我母亲的心愿——杰克，她不过是一个老妇人而已——你的父亲没有死，你不知道，家里有一个死了老伴的老寡妇是个什么滋味，就像你家的老爸整日唠叨的艾密尔·杜洛兹那样的老伴，进门就跷起一条腿，在

脸颊上轻轻一吻，这是多大的安慰，让老妈，让我这个儿子感觉到，‘我有一个老爸，他下班回家了，他是一个爱寻衅闹事的老疯子，谁也看不上他，’可是扎格，我现在怎么样——只有两个姐姐，我的大哥死了，我的大姐嫁人了——你知道，就是玛丽——她的话曾经是我老妈……最爱听的——只要有玛丽在家，我就不用像现在这么担心了——啊，一点都不担心——哥们，我在你们面前倒苦水？那是要你们大伙都知道我的心都碎了……只要我在这世上活一天，我就会被链条困在伤心泪水的汪洋里，一想起我的可怜的老妈，穿着那一身旧丧服，我的双脚就已经湿透了，扎格，她是——她是在那里等着我回家！她老是在那里等我回家！”这一帮人情绪异常激动。“问扎格吧！清晨三点钟，我们大伙在街角小店漫无边际地吹牛聊天，要不就是大家在街上抽烟，随便问候相互打招呼，”（他一面说一面挥舞着一只手，他是那样急切，口齿不清，又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的皮肤几乎是橄榄色，黄中带绿的眼睛，那样认真紧张，仿佛是在古代东方的集市或庭院里发生的情形）——“我们大伙在这里，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还不算晚，可是，我的老妈在那里——窗口亮着灯，我的老妈坐在那里，等我——她睡着了。我从厨房里进去，轻手轻脚的，不吵醒她。她醒了。‘是洋尼吗？’就像哭一样轻声喊道……‘是我，妈，洋尼——我跟杰基^①·杜洛兹出去了。’——‘洋尼，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叫我担心得要死？’‘妈，我知道很晚，可是我对你说过我没事的，就到糖果店那边去了，’结果我不耐烦了，清晨三点钟朝着她大声嚷嚷，她什么

① Jacky, Jack（杰克）的昵称。